

陈后山集版本源流考

徐小蛮

北宋后期的著名诗人陈师道，被后人尊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祖是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他在皇祐五年（公元1053）出生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字无己，又字履常，号后山居士。少年时即喜欢作诗，十六岁从曾巩学文，为曾巩器重。三十岁时，看到黄庭坚的诗，爱不释手，就焚弃所有旧作，向黄庭坚学诗。他的诗，风格清纯而沉健，朴挚而率真，遣字造句有独到之处。流传较广的五古如《妾薄命（为曾南丰作）》、《示三子》等和五律《寄外舅郭大夫》、《丞相温公挽词》等，颇得杜诗的真髓。

他和苏轼的交往很深。原先，黄庭坚、秦少游、张文潜、晁无咎出入于苏轼门下，人称“苏门四学士”；后来，加上陈师道、李廌，又称“苏门六君子”。

陈师道家境贫寒，一生处在国家经济困难、政治斗争激烈而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仕途坎坷，前后做了七八年的小官，长期屈抑于下僚。但是，他清贫自守，不热中于进取。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因受寒致病而去世，年仅四十九岁，由友人赍以棺木，才得成殓。《宋史·文苑传》赞他“高介有节，安贫乐道”。他死后，天下士竞收遗篇，说明他的诗在当时就为人们所喜爱。

陈师道去世后十三年，即政和四年（公元1114），他的两个儿子丰、登将全部遗稿交托从学他父亲多年的弟子魏衍編集。魏衍于次年編成，在《彭城陈先生集记》中说：“……受其所遗甲乙丙稿，皆先生亲笔，合而校之，得古律诗四百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诗曰五七，杂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类。衍今离诗为六卷，类文为十四卷，次皆以旧，合二十卷，目录一卷，又手书之。”这是最早編定的陈师道的诗文集。

魏衍編好陈师道的集子之后十一年，发生了靖康之变，他即死于这一动乱的时代中。所编集子曾否刊行过，现已无从查考。从历代公私各家著录来看，陈师道的集子南宋的本子较多。袁本《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著录有《陈无己后山集二十卷》。此书题解中只介绍了陈师道的简单生平，没有一语涉及此集是否即魏衍所編本。袁本的《附志》中著录有《后山先生文集》五十五卷（注），解题说：“……（赵）希弁（《附志》作者）所藏乃绍兴二年谢克家所序者，或谓二十卷者乃魏衍所編，而《读书志》不载。”也没有肯定谢序本就是魏衍編本。《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三种，一种是《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谈丛六卷、理究一卷、长短句二卷》，这是把陈师道的诗、文、词、诗话、谈丛等合刊一集的最早著录；第二种是《后山集六卷、外集五卷》，两种集子的《外集》的卷数虽不同，但都注明辑录了陈师道未收入定稿里的诗文；再有一种就是任渊的《后山诗注》。但是，从元初到明代中期就很少见到他的集子了。明弘治后才又有刻本流传。不过，就是明代的刻本，到清代时，也已稀如星凤，更不要说宋刻本了。

陈师道的集子流传到今天的有二类，一类是诗集，一类是诗文集，现将流传的本子和注释较好的版本集子分别列表如后。

诗集各种:

| 书 名 | 卷数 | 版 本 | 编校序者 | 备 注 |
|--------|----|-------------|----------------------------------|--------------------------------|
| 后山诗注 | 六 | 宋蜀刻本 | 宋魏衍“集记” 王云题记 许尹序 任渊编注并序 | 每卷各分上下。 |
| 后山诗注 | 十二 | 元刻本 | | |
| 后山诗注 | 十二 | 明弘治本 | 明杨一清跋 | |
| 后山诗注 | 十二 | 明嘉靖本 | | |
| 后山诗注 | 十二 | 高丽活字本 | | 据明弘治本排印。 《四部丛刊》初 编本据此影印。 |
| 后山诗注 | 十二 | 清武英殿聚珍 本 | | |
| 后山诗集 | 十二 | 清雍正活字本 | 清陈唐编 吴淳还序 | 正集六卷，后集五 卷，诗余一卷。 |
| 后山诗注笺补 | 十四 | 商务排印本 | 近人冒广生笺 | 正集十二卷，逸诗 上，下卷。 |

诗文集各种

| | | | | |
|--------|-----|------|---------------------------|--|
| 后山居士文集 | 二十 | 宋蜀刻本 | 谢克家序 | 诗六卷，文十四卷。 |
| 后山先生集 | 三十 | 明弘治本 | 元陈仁子编校 明王鸿儒重校并序 马嗽刻 | 诗十二卷，文八卷， 谈丛六卷，理究一 卷，诗话二卷，长 短句一卷。 |
| 后山先生集 | 二十四 | 清雍正本 | 清王原序 赵骏烈序并刻 | 诗八卷，文九卷， 谈丛四卷，诗话、 理究、长短句各一 卷。 |
| 后山先生集 | 二十四 | 清光绪本 | 清陶福祥校刻 | 据赵骏烈本重刻。 |
| 陈后山集 | 三十 | 民国刻本 | 近人张钧衡跋 | 《适园丛书》之一， 据清何焯校明弘治 本重刻。 |

现在，再将几种主要版本略作比较和解说如下：

宋蜀刻本《后山诗注》是现存最早的后山诗集。注者任渊字子渊，四川新津人。尝受业于黄庭坚，绍兴元年以文艺类序有

司第一，官至潼川宪。据魏衍《集记》说，陈师道作诗从不“无谓而作”，都有所寄托，而旁人不易揣测。任渊和陈师道是同时代的人，对作者生前事迹和遗闻，有所了解，作的注能比较符合事实和作者本意。他既注事，又注意，用力很深。当时，流传的陈师道集刻本谬误很多，他依据的本子是王云所传，而王云得之于魏衍的亲授本，可以相信，《诗注》收的诗和魏衍编本不会有多少出入。原书六卷，增加了注，每卷又各分上下（后来的刻本都改作十二卷）。可惜此书仅存卷三上至卷六下，原收诗多少，已无法计数。因为《诗注》本文字可靠，注解精当，历代流传不绝。明弘治十年重刻的杨一清跋本，收诗四百六十二首，比魏衍编的少了三首。

清陈唐（云川）于雍正三年刻印的活字本《后山诗集》十二卷，为正集六卷，后集五卷，诗余一卷。正集按《诗注》编次，但把注都删掉了。吴淳还在序中说，诗之“妙处乃在无意为文”，“无意而意已至”，即使不是穿凿附会的注解也不必有，“善读书当自能得之”。其实，任渊的注，引证既富，还注解了一些当时的俚语，对理解原诗极有帮助，虽有少数注解不当之处，毕竟瑕不掩瑜，把注删去是不适当的。后集五卷，系蒐辑正集未刊而他本却有的诗篇，收诗二百十六首。

民国二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冒广生的《后山诗注补笺》十四卷排印本，是在《后山诗注》原注基础上再加笺释，书后并附《后山逸诗笺》，收诗二百十二首。

《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也刻于蜀中，是现存最早的陈师道诗文集。编者不知何许人，他把魏衍本所不收而流传在社会上的陈师道的诗文一并编了进去。卷首有谢克家作于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的序文。书中避讳至“慎”字，刻于孝宗时期。诗文卷数和魏衍编本同，但诗多收二百一十八首，文多收二十九篇。

明弘治十二年刻的《后山先生集》三十卷，其底本原由明王

鸿儒（懋学）抄录于仁和（今浙江杭州）陈氏，后为马嗽（廷震）重刻。此本合《谈丛》、《理究》、《诗话》、《长短句》于一集，不同于魏衍编次的只收诗文的二十卷。陈氏所藏本是否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一种三十卷本的重刻本或抄本，王鸿儒在序中未作交代。二者不同之处是马嗽本不分正集和外集，而把两集的诗合成十二卷。是陈氏家藏本即如此编次，还是王鸿儒或马嗽重刻时予以合并，现也无从查考。王鸿儒在序中说：“是书无别本校正，讹字颇多，观者以意读之可也。”清康熙时，何焯据嘉靖前旧抄本对校此本，勘出很多错误。

清雍正八年赵骏烈（润川）刊行《后山先生集》二十四卷。他在序中说，马氏刻版久已亡佚，此书录自姚昕岩太史家所藏马嗽本抄本，经青浦王原（西亭）“订讹考异，补其残缺，厘为若干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据此著录。（《提要》说此书“凡诗七百六十五篇，编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编九卷”。今据马嗽本卷首目录所纪实为诗六百八十一首，文一百七十二篇，《提要》所记之数，不知何所根据？）此本虽云据马嗽本抄本刊刻，但除全书三十卷改并成二十四卷外，其中诗集已由原十二卷并为八卷，且不再按年编次，改为以律绝分卷；文集却由原八卷增为九卷。光绪十一年，番禺陶福祥又据赵骏烈本刻印。惜两本均未据何焯校本改正，脱佚讹误之处比比皆是。

刊于民国三年的《陈后山集》，是《适园丛书》之一。近人张钧衡在跋中说，此书系据明弘治抄本再过临何焯校本刻印，每卷前均有“茶陵陈仁子同甫编校”字样，和马嗽刻本相同。书后附有何焯校记二则。明弘治以来刊行过的陈师道诗文集，要数这一刻本讹误最少。张钧衡在跋中最后说：“吴荷屋方伯藏宋刻本，首有绍兴二年谢克家序即魏衍所编，今不知落在谁手。他日如见，当再校之。”

陈师道的著作，从历代流传的情况看，诗集是据任渊的《诗

注》传下来的，除佚去三首外，文字没有什么变动；诗文集就不同了，从明弘治以来的各种刻本，文字讹误紊乱很多，虽经清何焯重校，粗可一读，仍有不少讹误之处。很多人都希望看到宋本予以勘正。

历来都有人认为蜀刻谢克家序本就是魏衍编本。但是，一直到清末，很少有人看到过谢序本。有人说清初钱谦益所藏《陈后山集》就是谢序本即魏衍编本。《绛云楼书目》著录之《陈后山集》下有记说：《后山集》，世所传多杂伪，唯魏衍所编二十卷者最善。”从所记这句话来看，钱谦益所藏的如果是谢序本或魏衍编本，那决不会是这样一种口气了。然而可惜，绛云一炬，此书已为丙丁神收去，从此绝于人间，无从查考了。缪荃孙晚年讲过，谢序本曾由吴荣光（荷屋）藏过。但不知究竟，也不知后来归于何氏。藏园老人傅增湘曾看到过此书，他在《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四）中追忆说：“得见宋刊大字本正二十卷，……前有绍兴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谢克家序，盖南渡初蜀中刊版，与苏文忠、文定二集并刊，故字体行格宛然如一，因知魏衍所编诗文之外，不附《谈丛》各种者正是此本，……披玩再三，惊喜出于意表，盖不特为海内孤行之帙，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他也把谢序本看作就是魏衍编本。

我有幸看到过谢克家作序的宋蜀刻本《后山居士文集》。此书字体古朴淳厚，疏朗悦目；用黄麻纸刷印，刻印俱精。每半页九行，行十四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除缺佚第六卷第二十二页和最后四页系抄配外，均完好无损。此书在公私各家书目中少见著录，偶有提及，也语焉不详。它一直辗转在私家手中。能流传到今天，且没有什么损坏，是千载少有的幸事。

这部珍本中有“晋府书画之印”、“敬惠堂图书印”、“蔗林图书”、“姜氏图书”、“覃溪审定”、“伯荣审定”等印章，先后曾经著名藏书家朱仲铤、梁清标、姜宸英、翁方纲、吴荣光等人收藏过。翁方纲

在谢克家序后空白处并题字如下：“丙寅九月覃溪（翁方纲的号）以任注本校看”，旁又题一诗云：“一瓣南丰古墨香，较量压架配苏黄；新津注尚开雕未，纸贵谁论越与襄”，下又记曰：“吾斋苏、黄集皆宋槧本也，越纸、襄纸见后山文内。九月十七日晨起又题小诗。方纲。”从这首小诗，可以体会出翁方纲藏有此书满意喜悦的心情。此书经吴荣光（荷屋）收藏以后，又为滂喜斋后人潘博山、景郑兄弟所得。他们获此珍本，欣喜无比，特地将他们的书斋改名为“宝山楼”，以示纪念。又因爱惜此宝，没有在书上再钤上印章。解放后，这一海内孤本转为北京图书馆珍藏。绵绵无闻地流传了八百多年的稀世文物，终于为世人所共知。

我看了这部珍本以后，再参校众本，认为前人所说谢序本就是魏衍编本是不正确的，这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证明：

据魏衍所作《集记》记述，他编定的集子，收的诗文都比谢序本要少。谢序本收的诗，也按年编次，次序基本上和《后山诗注》一致。多出的二百八首诗则散附在一、二、四、六卷后。其次，谢序本卷一《从苏公登后楼》末句：“爱惜鬓毛斑”，下有小字注曰：“一作‘更忆鬓毛斑’”（《诗注》本和谢序本同）；卷四《秋怀》末二句：“已须甘酒力，不用点时名”，下有小字注曰：“一作‘永言隣里旧，心肯向人倾。’”（《诗注》本未收此诗）

这就清楚地说明谢序本的编者是根据魏衍编本，并参考了其它刻本编出来的，而且还把当时流传的《外集》中的诗文也收了进去。如果说谢序本就是魏衍编本，而魏衍本是根据师道的亲笔定稿编的，那么，他在序中不会一个字也不提到魏衍和他所写的《集记》的。

不但是谢序本，就是任渊的《后山诗注》也并不完全根据魏衍编本，而参考了别的刻本编注的。《后山诗注》中，除去上面提到的例子外，还有：卷二《杜侍御陕西转运》末句下有小字注：“一本此下又有两句，曰：‘可同一夫在所悯，岁晚得无沟壑忧’”，

后删去。”（谢序本有此两句）；卷十二《送谢（谢序本作“赵”）朝请赴苏幕》中“山合遮西顾”下有小字注：“一作‘沙软留徐步’，魏本云丙稿涂上四字不注。”（谢序本为“沙软留徐步”，以下无下小字注）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谢克家作序的《后山居士文集》决不是魏衍编的集子。当然，说谢序本不是魏衍编本，并不是要贬低谢序本，不过仅仅是为了弄清长久流传的一个误会。

我还将蜀刻本和通行的陶福祥刻本粗粗校看一遍。校看之后，更感蜀本的可贵。陶本讹误处触目皆是，甚至漏掉了作者的自注；虽然，蜀本也有讹误，那是极少的。今以蜀本第一卷的诗和陶本的对校，两本不同之处共有六十八处（异体字如“著”和“着”，通假字如“覈”和“斡”等不计在内），明显的属于蜀本的错误的只有四处，而陶本却有五十八处（其它六处可以两通），还脱佚作者自注八处。现举出陶本第一卷的一部分错误如下，以见一斑：

《妾薄命二首》：“惠妾无其终”，“惠”误作“患”。

《送内》：“燕雀各有随”，“有”误作“自”。

《晁无咎、张文潜见过》：“挥壁节尘埃”，“壁”误作“塵”。

《次韵答刑居实二首》：“汉庭用少公何在”，“公”误作“功”。

《送杜诗御陕西转运》：“徐人不作扣关请”，“关”误作“阙”。

《送苏公知杭州》：“一雨五月凉”，“月”误作“日”。

《和江秀才献花三首》：“酒家不办当垆费”，“垆”误作“鲈”。

《送赵教授》：“又着儒冠忍一羞”，“着”误作“看”。

《寄豫章公三首》：“又是人间第一功”，“是”误作“足”。

《山口阻风》：“欲去波涛怒”，“波”误作“渡”。

《拟古》：“居邻无僧家有井”，“僧”误作“传”，“有”误作“存”。

《次韵夜雨》：“更长那得晓”，“晓”误作“晚”。

《登城楼》：“目尽一浮鸥”，“目尽”误作“自去”。

《寄文潜、无咎、少游三学士》：“蓬瀛方丈自飞仙”，“方”误作“万”。

再有，蜀本题为《赠王聿修、商子常》、《寄寇元弼》两首诗，陶本却误为《赠王聿修、商子常二首》。

文章的脱误更加严重。以蜀刻本第十四卷的九篇《记》来说，脱误达七十六处。其余第八、十、十六、十八等卷的脱误还要多。总共十四卷文集，脱五个字以上的地方竟有二十四处，最多的是第十六卷《送邢居实序》末尾，脱三百零二字，这一篇和另一篇脱题目和开头六十字的《章善序》，两篇风马牛不相关的文章硬凑成一篇，使人不能卒读。这个错误，原出于弘治本，何焯以旧钞本对校后才发现。它是由于马叟重刻时的脱误，还是陈氏家藏本原缺一页，已无法考查。陶福祥刊行此书的卷前自题“重刻”、“校刊”。实际上他并没有校勘过，书中脱佚讹误，一处也未改正。错本流传，误人不浅。难怪何焯有“错本误人，不如不刻”之叹。

清初何焯花了很大精力校勘弘治马叟刻本，但因无善本对校，难免事倍功半，是正虽多，仍遗漏不少。今天有了这部最接近于陈师道手校的蜀刻本可供我们欣赏、阅读，比起前人来，是何等幸运！建国以来，陈师道诗文集只是出现在古籍整理的出版规划中，即便是新出的古代诗文选集，也极少选载陈师道的诗文。今天，我国文化园地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新时期，又有了《后山居士文集》这样的珍本，相信一定能早日看到经过整理标点的陈师道诗文集出版，以填补我国古典文学出版物中的空白。

最后，顺便提一下《后山诗话》中的一桩公案。1959年出版过一本《苏轼词选》，《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过：“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这条诗话历来被人用以贬低苏轼的词，作为不是词的正宗的论据之一。对于陈师道的《谈丛》和《诗话》，南宋陆游怀疑它们不是陈师道所撰，曾说：“《谈丛》、《诗话》皆可疑。《谈丛》尚恐少时所作，《诗话》决非也。”

《《渭南文集》卷二十六）之后，很多人据以为信，但也有人如明毛晋曾为之辨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著录，两种说法都有。子部·小说家类中，《后山谈丛四卷》的提要说，根据洪迈《容斋随笔》对《谈丛》所记失实的考证，和称后山此书必传于后世，并没有说它是贗作，认为“陆游之言未免失之臆断”，肯定《谈丛》、《诗话》是陈师道所作。但是在集部·诗文评类中，《后山诗话一卷》的提要又说：“且谓苏轼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而终非本色。案蔡絛《铁围山丛谈》称雷万卿宣和中以善舞隶教坊，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师道亦卒于是年十一月，安能预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为譬况？其出于依托，不问可知矣。”又否定了《谈丛》、《诗话》为陈师道所撰。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是纪昀的疏忽，还是分别出于纪昀和他的助手的手笔，就无从知道了。这里，且不去考证《谈丛》和《诗话》是不是陈师道所作的问题，只是从上面提到的《铁围山丛谈》所提供的资料来看，至少可以证明这条诗话不是陈师道所作，而是后人依托羸进去的。这还可以从这样一件事来证明。陈师道和苏轼是以师友关系相交往的，他对苏轼崇仰推重，感情深厚。元祐四年苏轼滴迁杭州，陈师道得到消息后，不避嫌疑，特地托病告假赶到南京去相见，作诗《苏公知杭州》送别：

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远，
岂不畏简书？放麈诚不忍。
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
昔如马口衔，今为禁门键。
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
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

后来还为此被看作苏轼同党受到弹劾。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对苏轼如此仰慕的陈师道，难道会说出这样贬抑苏词的话来吗？这条诗

话，属于不实之词。对陈师道死后才蒙上的已经八百多年的不白之冤，今天也应该予以纠正。

81.2

注：“五十五卷”疑衍上“五”字，为“十五卷”之误。案魏衍编定的集子共二十卷。陈师道向来是对稍不中意的诗文就烧掉的，即使有部份流传在外，再加上《谈丛》、《诗话》等在内，也不至于会有相差达二十五卷之多的诗文。《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陈师道集十四卷、语业一卷，很可能“五十五卷”者，就是指此集而说的。

文献学书录（部分）

- 中国文献学概要 郑鹤声等 1935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
文献学要略 王欣夫 1961年 复旦大学油印本
中国文献学 张舜徽 中州书画社
中国文献学 吴 枫 齐鲁书社
文献学论著辑要 张舜徽选编 1981年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古代文献知识 赵振铎 1980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释文献 拙存《文学研究》1卷1期 1939年10月
文献学的新解释 陈守实 《新中华》复刊6卷10期 1948年5月
文献小议 王义耀 《文献》 1980年第二辑
谈历史文献学 白寿彝 《史学史研究》 1981年 第二期
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 张舜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简论文学文献与文学文献学 谢灼华 《图书馆学研究》 1982年第4期
地方文献简论 于乃义 《文献》 1979年第一辑
太平天国文献学简论 祁龙威 《群众论丛》 1981年第3期
郑樵对文献学的贡献 李昭恂 《文献》第七辑
顾炎武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 孙钦善 《学林漫录》第六集
关于历史文献学问题答客问 白寿彝 《文献》第十四辑

· 崧 辑 ·